

北史

傳七十八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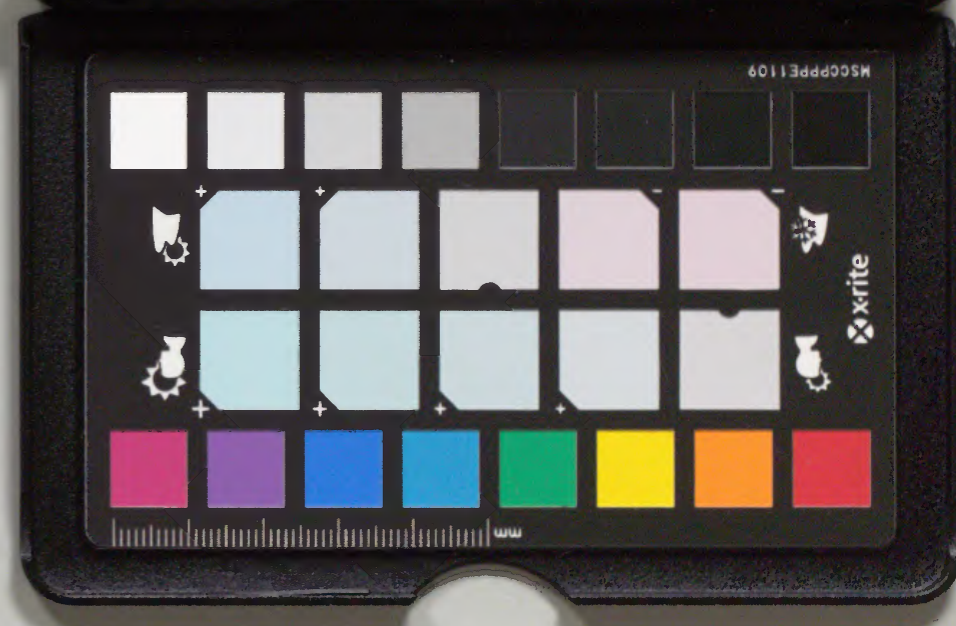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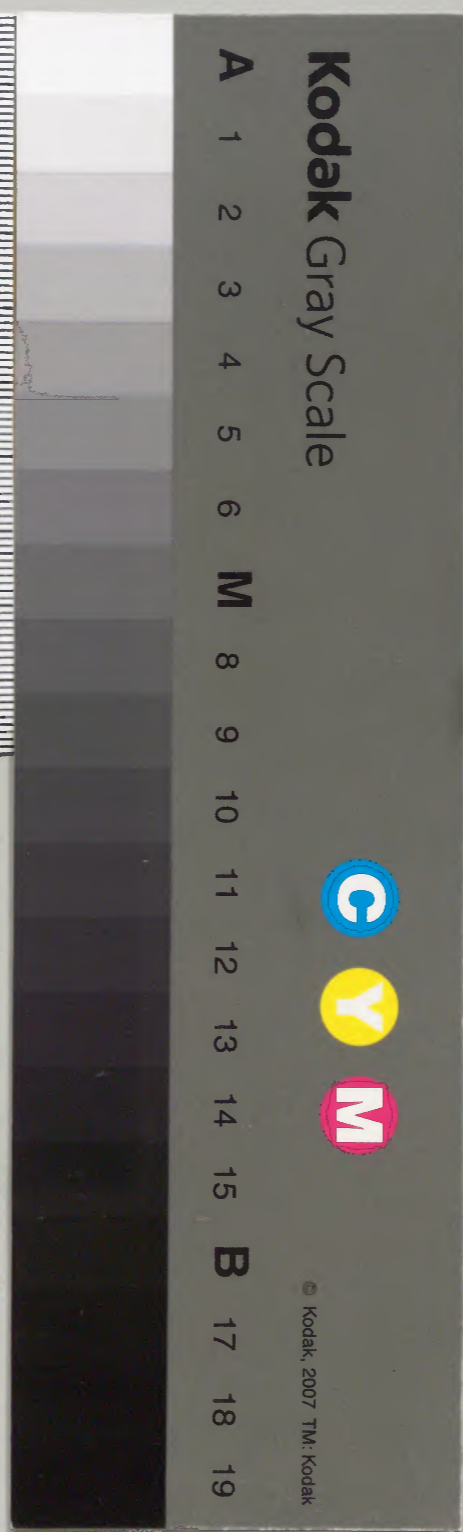
30
7

東 京 圖 書 館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一〇	二〇
冊	號	架	號	冊

漢書門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一〇	二〇
冊	號	架	號	冊

內閣文庫				
漢書門	正史類	函架	一〇	二〇
冊	號	架	號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59
冊數	30 (27)
函號	320 3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七十八

藝術下

北史九十

周澹

李恪

徐謩

王顯

馬嗣明

姚僧垣

許智藏

萬寶常

萬寶常



淺草文庫

蔣少游

何稠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
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七年
京師飢朝議遷都於無澹與博士蔡酒崔浩進計言不可
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卒謚曰
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
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略盡其術針灸授藥罔不有
効徐充問多所救恤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死者則就而

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
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資無貲脩兄元孫隨舉衆敬
封平陽亦導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
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
常在禁內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効賞賜累加
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
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
而氣力尚康孝文明太后時令脩詠視之一旦奏言允脉
竭氣微大命無逮未幾果亡後立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四百四十一字
塞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
能置病人於幕中使塞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
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
李脩之見任用塞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
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孝文遷洛稍
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
散大夫轉侍御師塞欲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
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
斬乃馳駟召塞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詠
省大驗九月車駕疾于洛濱乃大為寒言設太官診膳因

集百官特坐塞于上席遍陳饌觴于前命左右宣塞救攝
危篤振濟之功且加酬賚乃下詔褒美以塞為大鴻臚卿
金鄉縣伯又賜錢絹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內呈
諸親王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竝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
自發動塞曰左右明年從詣馬園上疾勢遂甚感塞不
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塞隨柱宮
還洛塞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力未
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為光祿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
史謚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
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負外散騎侍郎醫術為江

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雋發五歲誦孝經八
歲略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營事汝南周捨宅聽
老子指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
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
召為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蔡子野吳郡張
曠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
也孝綽又云徐郎鸞領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舟揚
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破顧訪郡解遭火之才起望夜
中不著衣披紅眼帕出房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
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

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三軍散定之才退
至呂梁橋斷路絕遂為魏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
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啟魏帝
云之才人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敷
居南館禮遇甚優嘗于踐啓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
又關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
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內館禮遇稍
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秘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
楊愔以其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廢曹務轉授
金紫光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

文兼圖識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
異因高德正啓之文宣聞而大悅時自棄太后及勳貴臣
咸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
行禪代事之方獨云千人逐兔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定
大業何容翻欲與之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帝從之登阼
後彌見親密之才非惟醫術自進亦爲首唱禪代又戲謔
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沁陽縣伯見
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爲弄臣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
療之應手便愈尋昭賜絳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

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旣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
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爲尚樂典御敕令
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
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跛求伽豹何嫁石婆斬
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縵靴令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恠之
才曰跛求伽胡言去已豹何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
人勿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縵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
爲字此下系縵者孰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
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父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
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

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
又有以骨為刀子把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
處云於古冢見觸骨長數寸試剖視有文理故用之
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
刺史特給銚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
過度恍惚不怕曾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
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
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頓覺稍遠又服
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而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
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

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兗州即是本屬遂
美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
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
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
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
由五年冬後王徵之才尋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高之
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陞令萱母
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
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
汰我瑛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強識有兼人之敏

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十為
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
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大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
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子之誤
之當為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為盧在下為虛生男則為
虜配馬則為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遙望羣犬競走諸人試
之當為之也即應聲云為是末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
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老曰熊白
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遠出此之

正曰鬚顏色何不悅諧告之故法德正

徑送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諱底衆莫之應
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
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茂之元日對邕
為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
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
狎得寵武成生齟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
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
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
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
何由可活之才妻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為妻和

陽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龍衣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鄉人王朗之後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統后后寤而驚悸遂

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謩及顯等為后誅脉謩云是微風入臧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之補侍御師宣武自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眄識又罷輔之初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喧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

建上為太子庶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
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以營療功
封衛國縣伯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奏奉璽策隨從臨哭
微為憂懼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
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
直闕伊盆生以刀鏢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
死子曄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
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
相去數十步世以為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
門相顯後當富貴滅其勿為吏為少必敗由是宣武時或
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即位受爾
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
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姬卜相於市者言人吉凶頗驗時子
曄已為郎聞之微服就姬問已終至何官姬言君今既有
位矣不復更進當受交寃竝如其語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博綜經方為人詎脉一年前知
其生死邢邵唯一子大寶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
為其詎脉退告揚惜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差然脉候不
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療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內
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揚以年

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
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愔言腫嗣
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麤
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溽醋中自有石屑落
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搗下菴和醋以塗腫上無
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
同齊有一家二奴俱患身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
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跌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
往晉陽至遼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
者購錢十萬又諸名醫多尋榜至是人家聞疾狀俱不下

二言嗣明為之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
赤物長二尺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
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臍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
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
湯一劑效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
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
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姚僧垣字法衛吳越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苦
提梁高平守嘗嬰疾疥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召與討
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治居喪盡禮年

二十四即傳家業仕至為太醫正加文德王帥梁武帝嘗
曰發熱服六黃僧坦曰六黃快藥至暮年高不宜輕用帝
為少逐至右篤大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府中記室參軍
僧坦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及梁簡文帝嗣位僧坦兼中書
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坦赴荊州改授晉安王府諮議
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平藥僧坦曰脈洪實宜
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
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也及魏軍剽荊州僧坦猶侍
梁元不離左右為軍人所止方泣深而去尋而尚文遣使
馳驛徵僧坦燕公于謹固留不遣謂使曰五年哀暮疾

病嬰沉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尚文以謹勳德隆重乃止
明年隋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一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
伊貴穆以疾還京請僧坦省疾乃云自晉至臍似有三縛
兩脚緩緩不復自持僧坦即為熨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
縛即解次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二縛悉除而兩脚
疼痛猶自孱弱更為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坦曰茲待露
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
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
命天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坦僧坦曰意謂此患不
與天散相當即為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

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實集暴感風疾精神昏亂無所覺
知醫者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坦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
為合湯散所惠即瘳大將軍表世公吐伏列椿苦刺積時
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坦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
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
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
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
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坦坐問之
對曰臣準之業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
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敕停朝謁若非別敕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
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
得行僧坦以為諸藏之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
乃勵方進藥帝遂得言又瘳目目疾便愈未及足是疾
亦瘳此至華州帝已痊後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
不令在鎮官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
遂寢疾乃召僧坦赴行在所內史柳昂和尙曰至尊脉脈
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
無一全壽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苦心痛乃令僧坦瘳
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嘗聞先帝呼人為

公有之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
非為貴齒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
壽縣公耕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家二年除太
醫下大夫帝尋有疾主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隋公
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全濟乃對曰臣但
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頷之及靜帝嗣位遷上開府儀
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
誠衣衾入棺朝服勿飲靈土唯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
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垣醫術高妙為當時所推前
後妙驗不可勝紀聲譽遠聞邊服至於諸蕃

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効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
二卷行於世長子察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博通經史
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
趾敏最亦預為學士俄授齊王少府丞軍掌記室事
特為意所禮接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
齊三三意奏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五夜度
信王康名重兩國吾視之度如接待宜給赤衣家此也勿
不存心且天子有敕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
中略盡其妙每有人告請効驗甚多隋文帝以極除太子
少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復拜北絳郡公復

為太平明大夫後轉尚書右丞兼益州總秀府司馬及
三陳蔡至最自以非嫡親對於梁陳文帝奇之秀後陰有
吳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關府獲書卷等並指過於
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經訊數百卒
無異辭竟三詔論者美之撰梁後略十卷行於世

褚諫字季遠河南陽翟人也入義昌梁鄴陽王中記室諫
幼而謹厚尤善醫術江梁廢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
雖蕭繹同歸周自許繹之後諫稍為時人所重賓客逐候
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諫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

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
時號名醫誠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
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
王諱譔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常侍陳滅
隋文帝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
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
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
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詎脉曰疾
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上奇其

妙奪物言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躡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方奏之用無不効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爽仕梁為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厚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州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戶因妙達鐘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詣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鐘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為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已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西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

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
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鐘律自命尤忌
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
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
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
墨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為可
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
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
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
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其卧
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言久餓死將死取其所著書林火之
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中鄭
譯何妥盧貴此變肅言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為當時
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
通郭令樂等能造西為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為
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皆心服謂以為神時
樂人王公言亦妙言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
子嘗於戶外彈琵琶忽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
聞之驚起曰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一晚其子曰頃
來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

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書刻有文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備寫書為業而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此於李冲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為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官曰本謂少游作師

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引命以規知刻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冲與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評競積不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備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兼將作大匠仍領永池湖泛戲舟楫之具及華林殿詔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所以剖爾繼尺碎劇忽忽徒倚園湖殘毀之側識

者為之歎慨而乃坦尔為己任不告疲取又兼太常少卿
都承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
餘少游又為太極立模範與董尔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
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文
時青州刺史任文和少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
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弄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
二郡太守宣武明帝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
安與並機巧洛中製承寧寺九層佛圖安與為匠也始孝
文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
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元宗善樗蒲趙國去
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
有第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
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安之兄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
餘遇江陵平隨安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隋文帝為丞
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丞稠博覽古
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線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
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琉璃作匠人無敢
造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百外散騎侍郎開皇
末桂州俚李光任為亂詔稠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

樂帥洞主慕容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
獨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緩養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與
從者四人為設酒會遣之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據
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州開府梁昵討叛夷
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師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
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
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竇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
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
州與約八九月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
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
力共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八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
猛力臨終誠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
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
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守
文愷參與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
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屬
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
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
將幸揚州敕稠討閩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
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

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
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
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
來皮弁有纓而無笄道稠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
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笄道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
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
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
於轅上起相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稠曰君臣同所過為
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
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庶之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

稠造戎車萬乘鈎以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
領少府監遼東之以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
時工部尚書宇文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
將軍麥鐵杖因而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
殿及六合城至是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
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
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
加至右光祿大夫然卒江都遇字文化及亂以為工部尚
書及敗陷于竇建德復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
大唐授少府監卒又有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強明有巧思

齊後主令脩三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隋文帝踐阼
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顛參
掌制度世號為能太柔中有南郡公黃巨及弟袞俱巧思
絕人煬帝每令其兄巨少府將作于時改創多務巨袞
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巨袞立樣當時工人莫
有所損益巨位朝散大夫袞散騎侍郎

論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不可
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害詩書
禮樂所失也淺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也深故往
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伎巧而必蹈於禮

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其所以戒乎妄作是宗張深
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李順與檀特師由吾道榮顏惡頭
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
魏寧基毋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盧天翼
耿詢來和蕭吉揚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肖玄等皆魏來術
藝之士也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
之情狀其間有不涉用於龜策而究人事之吉凶如順興
檀特之徒法和強練之輩將別稟數術詎可以智識知及
江陵失守前巧盡棄還吳無路入周不可因歸事齊厚蒙
榮遇雖竊之以叨濫而守之以清虛生靈所資嗜欲咸遣

斯亦得道家之致矣信都芳所明解者乃是經國之用乎
周澹李脩徐謩寒兄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
智藏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而僧垣詎候精審名冠一
代其所全濟固亦多焉而弘茲義我方皆為令器故能享肩
壽縻好爵老聃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是信矣許氏之
運針石百載可稱寶常聲律之奇足以追蹤牙曠各一時
之妙也蔣何以剖劂見知沒其學子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周時有樂茂雅以陰陽顯史元華以相術稱竝所闕也

列傳第七十八

北史九十

鄭道寧 王烈 校正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魏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温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蘭夜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楷妃

熊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觀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蓋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立節垂名感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俗所存圖象丹青流聲竹素莫不以居正殺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

祀殖之妻魯之義姑梁之高行衛君靈王之妾夏侯文寧

之女或抱信以會貞或蹈忠而踐義不以存三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往名載於既沒德音傳於不朽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文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露青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者可勝道哉永言載思莫庶姬之恥也魏隋二書竝有列女傳齊周竝無此篇今文得武功孫道温妻趙氏河北孫神妻陳氏附魏隋二傳以備列女篇云
魏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勃海人散騎常侍封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強記多所究知時太尉公孫文叔雖已

貴室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證請焉

勃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

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喻之不

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

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正位人倫肇甄

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然生則同室終美

黃泉其封生今達卓為時君內協黃中外兼三變誰能作

配元應其選實有華宗挺生淑媛其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

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適止二

暮其率我初冠眷彼弱笄形由禮比情以趣請忻願難常

影跡易乘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時遇嶮逆橫羅塵網伏

質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長嬪洞感發於夢

想其仰惟親命俯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

誓不二醮何以驗之殞身是効其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

存於義所重則輕結憤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室宇長辭母

兄其芒芒中野翳翳孤丘首身豈具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

神必俱遊異哉貞婦曠世難儔其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妻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幼

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疾且卒顧謂之曰死不足恨但痛

七

七

先人餘訓出處君子義在借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
人在堂弱子極極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而
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
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
新婦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嘗慮父母未量
至情覲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
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嘗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
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
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
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嘆而不及其執意如此訓

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遊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
不及已者輒屏卧不殮湏其悔謝乃食焉誘嚴訓類皆如
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悅後爲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
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
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云處
士焉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
太安中京師禁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
王氏詣曹自首由已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恙張主家事姑
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

之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王者夫為栗陵縣人所殺男王追
執讎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王曰女人出適以夫
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
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王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辜理
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
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經光九義學行脩明立
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具立人

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

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
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
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清其子
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
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
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娉幣既畢未及成禮
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徃逼之
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
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

刺殺之取其衣服又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事者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柰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辜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比日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在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污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憐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尔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癡姨及承祖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葬於特免其辜其識機雖呂頹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
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於其少寡
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
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
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渤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教
令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
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爲
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龍裔羅
城長史韋續倉卒孟乃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喻之逆順於
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赦有司樹碑
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淑宗
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爲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
疾病不堪部分劉遂厲城人脩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
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

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
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為賊陷城中絕水渴死者多劉乃
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詐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澗
兩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懸之城內絃而取水所有
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州刺史傅堅眼將至梁
人乃退堅眼嘆異之具狀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
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盧
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氏慰

之得全三年之喪移骸稍膏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
分隔便飲食日換涕泣不絕日就羸焉盧氏合家感喻不

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
云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
絕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
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舉視號踊遂至有
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是日其里為立德里樹李盧二
門以悼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文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之而守者年六
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中
母死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不勝哀

遂死太守崔海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制文表其門閭比
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
名為孝女冢

榮陽刁思遵妻有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聘未踰月而
思遵亡其家於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及母
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恠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人與
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閭
本司依式標榜

西魏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
闡岐州父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

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城

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
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
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
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樁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
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蘭陵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也美容性婉順帝於
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
時年十八諸姊竝驕踞主獨折節遵婦道事舅姑其謹遇

疾必親奉湯藥帝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文帝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文帝崩述徙嶺表煬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表求免主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辜妾當從坐帝不悅主憂憤卒時年三十二臨終上表生不得從夫死乞葬柳氏帝覽表愈怒竟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郎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

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衣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墮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弒逆今將族滅其宗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

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妻主拒曰我與君離家今恨不能
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反固請
士怒曰必就死可相見也士死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撫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
以良家子合相見娉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脩婦道事之
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
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斂訖妃謂
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死若身死得不別埋君之惠也遂
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黃門侍郎龍涇縣公河南元叢女也叢

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會赦

還長安有人譖叢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
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憂懼色輒
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遇害宇文化
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初以宗族禮之置之別舍後因醉
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詞色彌厲元自毀
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
將見侵辱我之辜也因不食而卒
護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世為南越首領部落十餘萬
家夫人幼賢明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賦服諸

越每勸宗族爲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
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
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僭耳歸附者千餘洞梁
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忘行爲其子高涼太守
寶嫻以爲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遣融大父
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爲守
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夫人誠約本宗使從百姓禮每
與夫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雖是親族無所縱捨自
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勃徵兵
援臺高州刺史李遷六處人舉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疑
其反止之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瀨石寶
以告夫人曰平虜入瀨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
能爲也宜遣使詐之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必無防
慮我將千餘人步攜雜物唱言輸賫得至柵下賊亦可圖
從之遷仕果大喜覘夫人衆皆攜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
捷因搃兵與長城侯暕霸先會于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
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
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末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帥諸
首領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
僕至南海誘與爲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

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負國家發兵拒境統徒潰散僕以夫
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
冊夫人為高涼郡太夫人齎繡幃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
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陳
國二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為聖母隋文帝遣
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璿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
夫人以扶南犀杖獻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
諭以國亡命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
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晝日慟哭遣其孫龜帥衆迎洸洸
至廣州嶺南悉定表龜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
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圍洸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
暄帥師援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交故遲留不進夫
人大怒遣使執暄係州獄又遣孫益討佛智斬之進兵至
南海與庇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
領殿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馮
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謁還
令統其部落嶺南悉定帝拜益為高州刺史仍赦山獠拜
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墓府置有長史
已下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大刑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降敕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

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三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時青州總管趙訥貪虐諸徭多有二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於法敕委夫人招慰二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徭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梁陽鄭誠生善果

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房雖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皆死夫為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魚陽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婦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

耳吾為汝家婦後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
未嘗間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
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
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龔養才士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
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
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臯戾吾死日何
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嘗
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谷
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
乎公候奉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純
之惠妻子亦何獨擅其利以為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
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
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
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
端居未嘗輒出門閭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
不詣其門非自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
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
皆不許受悉用脩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
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
祿知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

壽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人也父子春與從兄長竹不協齊二之際長竹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繁年五歲瑞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竹殊不為備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夜中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竹夫婦以告父莫因詣縣請舉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文帝聞而嘉歎特原其辜

韓觀妻于氏者河南人也字茂德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於觀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觀從軍没于北戎毀骨立慟感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欲嫁之誓不許遂以夫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然有尊就者謁者送迎比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隋文帝聞而益加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門然于家

陸淑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女儀讓即其孽子也

關皇末爲播州刺史數以豪飲贖貨狼籍爲司馬所奏案
獲得實將或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事於是流涕
嗚咽親持盃酒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
爲之改容愾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御史柳或進
曰馮氏母德之至有處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爲勸上於是
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
足爲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旌用獎風俗讓可
減死除名復下詔褒美之賜物五百以集命婦與馮相識
以旌寵異

劉妃女者河南長孫氏婦妃在周尚公主爲上柱國彭國
公位望甚顯與隋文帝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任武衛
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爲千牛備身不遵法度數得
罪上以親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辯頭
反縛遺蔭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皆力雄健者輒將歸家
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
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爲鷲隊武力者號爲蓬
轉隊驍鷹雄六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
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地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
士婦也每垂泣讓之居士不改至其家產相年高奉養甚
薄其女時嘗居哀相如此每歸寧一舉躬勤紡績以致其

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遊長安以登一故未央殿基向南
坐前後列階意有不遜每相約曰世上一死耳又時有人
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之師應之上謂昶曰今
日裏當如何昶猶持舊恩不自引上前曰黑白在于至
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
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
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歔嗚咽見者傷之居士斬昶
賜死于家詔百僚臨視時其女絕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
喻之其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
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與門之
男固不慮也

鍾士雄母蔣氏嘗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
以士雄嶺南酋長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
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將氏歸臨賀既而
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士雄將應之
蔣氏謂汝若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
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
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州寔婦胡氏者不知
何許人妻其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
節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董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
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友伯叔皆相繼死董氏家
貧無以葬躬自節儉晝夜紡績十年而葬之喪爲州里所
敬文帝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
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
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
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
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爲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爲涇源令
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
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以父已死我自念
一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賊我將與汝等同
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
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不字于化及之
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
爲賊所拘請以爲妻崔氏曰我十六夫妾而僕射子妻今
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爲賊婦群賊毀裂其衣縛於林叢

之上將陵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
賊遂釋之妻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
負死可來相逼賊大恚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
以祭崔氏之柩

論曰婦人主織紉中饋之事其德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
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
唯義所高者之圖史亦何代而無之哉如隋所叙列女凡
三十四人自王公妃主下至庶人女妻並有質邁寒松心
踰匪石或忠壯誠懇或文采可稱雖子政集之於前元凱
繼之於後比其節亦可尚茲故知蘭玉芳貞蓋為稟
其性矣

列傳第七十九

北史九十一

列傳第八十

北史九十二

王叡

王仲興

冠猛

趙脩

茹皓

趙邕

侯剛

徐紇

宗愛

仇洛齊

良壽

王琚

趙默

孫小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疑

王遇

符承祖

卷之九

六

王質

李堅

秦松

白整

劉騰

賈榮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樂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齊諸侯者

夫令色巧言矯情飾貌

所昧之利射咳唾之私乃苟進

之常道也况乃親由藝

恩生趨走便僻俯仰當寵擅權

斯乃夏桀紂所以喪

代石顯張讓所以翳二京焉魏

世王叡幸於太和之初

知儼寵於孝昌之季宗愛之弒帝

嘗王劉騰之廢后戮相

此蓋其甚者爾其間盜官賣爵汙

辱官闈者多矣亦何可

而舉哉斯乃王者所宜深誠而齊

末又有甚焉乃自書契

以降未之有也若乃心利錐刃居

台鼎之任智昏叔麥當

機衡之重亦有西域醜胡龜茲雜

役封王開府接武比肩

非直獨守幸臣且復多干朝政賜

予之賞帑藏以虛杼抽

之資剝掠將盡齊運短促固其宜

武祥武文襄情存庶政文武任寄多貞幹之臣唯郭秀小
人有累明德天保五年之後雖周念作狂所幸有通州刺
史梁伯和陸黜兒之徒唯左右驅馳內外襲狎其朝廷之
事一不與聞故不入此傳大寧之後姦佞浸繁盛業鴻基
以之顛覆生靈厄夫左祗非不幸也魏書有恩幸傳及閣
官傳燕書有佞幸傳人角比次以為恩幸篇云舊書鄭儼
在恩幸中今從例附廿一家傳其餘竝編於此其官者之徒
亦是三齊之一物醜魏穢跡千端萬緒其事闕而不書乃
略存姓名附之此傳之末其帝家諸奴及胡人樂工四篇
貞幸者亦附出焉

王獻堂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橫張軌參軍晉
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矯字法生解天文卜筮涼州
平八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初卒贈
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斐侯謚曰敬叡少傳父業而姿貌
偉麗景穆之在東宮見而奇之與安初擢為太卜中散稍
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叡因緣見幸超
遷給事中俄為散騎常侍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原公於
是內參機密外豫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憚焉太和二年
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獸園有猛獸逸登
相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駭叡獨執戟禦之猛獸

乃遣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不同入八議承受
穆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
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羲為傅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
又拜叡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
曰與殺不辜軍赦有辜宜梟斬首惡餘從原赦不亦善乎
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惟懼太后密賜珍玩繒
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闔官防致前後鉅萬不可勝
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並盡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
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太后每
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至篤上疏陳刑政之宜尋

建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温明秘器石昌公主上遇監

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善魏
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
作哀詩及詠者百餘人乃立叡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
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祀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
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讚京邑士女謠稱叡美造
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文
妻李萍兄子蕤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
宮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
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

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
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翟長經編冠送喪者千餘人皆
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
晉陽遠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多以并州郡縣薨後重贈
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
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為妃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
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薨
孝文詔襲代領都曹為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
為公太后崩後襲禮遇稍薄不復關與時事後出為并州
刺史輿駕詣洛路幸其州人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
稱美或云襲所教也尚書裴亮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
豫州刺史謚曰質襲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
事免椿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
椿仕者椿笑而不荅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
正光中元義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聞而固
辭孝昌中尔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椿
比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車寧按太原太守以預立莊帝
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
風雷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
察下不容奸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滿還鄉初椿

於宅構起聽事極爲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
王太原宅椿往爲本郡世皆呼爲王太原未幾余朱榮居
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
人士輻湊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
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
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吊送椿妻鉅鹿魏悅次女明達
有遠操多識往行前嘗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急聞
而馳赴虜客虧損親類歎尚之介朱榮妻鄉郡長公主深
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爲南和縣君內足於財不以華飾爲
意撫兄子牧情同已子存祕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
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椿無子以兄孫叔明爲後

王仲興趙郡南樂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仲
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
馬園自不豫大漸迄於崩仲興頓頭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
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
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
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爲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
後與領軍于武參機要因自廻馬園侍疾及入金墉功遂
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
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外事得徑以聞百僚亦尊

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
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
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賞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
面啓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
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僮僕逐毆長壽遂折其臂州
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
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至此紛紜以徹荒外豈亦
為國醜辱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
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武賁稍遷
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上谷寇氏得補
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謚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
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過日隆然天性闇塞
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頗有轉授每受除設宴帝幸
其宅諸王公百僚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至於通勸
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過
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內咸陽王禧誅其
家財貨多賜高攀及脩脩之妻父百官自三公已下無不
弔祭酒饋祭奠之具填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獸石柱
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

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發米輜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遠葬日驛赴突期左右來從及特遣者數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感容或與賓客奸採婦女裸觀從者噂喏譁詬言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賤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左右或諷糾其辜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小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閹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謠亂不甑又云與長安人趙僧樹謀匿玉印事高澄珠等構成其自幸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由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捕遂有詔按其辜惡鞭之一百徒殺煌為其家宅作徒即仰傳罪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襦蒲等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縶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辜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二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毒了不轉動鞭訖即召驛馬從之令發出城西門不自勝舉縶累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恩

經世其家自餘朝士皆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已之疎
遠焉

如皓字念奇晉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
為將至彭城遂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
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
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路中欲
引與同車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
隆時趙脩亦被幸妬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內官
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勳先除兗州陽平太
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內不

外為戚及趙脩等敗竟獲全雖起微細為守乃清簡寡事
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閣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
門人鴈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為肆州大中正詔特依
許遷驍騎將軍領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
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穎羅蔣其間
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
臨幸皓貴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
之皓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
禮以馬物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
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昏姻也延明乃從

馬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盈積起
宅宮西朝貴弗及時帝雖親萬務皓率常居內留宿不還
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祿少卿意殊不已方欲陳馬圈
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北海王詳皆附之又直
閣劉胄本爲詳薦常感恩高肇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
詳與皓等交關相昵乃構之云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
中尉崔亮令奏皓胄常季賢陳埽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
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
出堂哭而迎皓皓徑入哭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
閣將軍季賢起於主馬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龍位司藥

丞仍主廐閑埽靜徐義恭並彭城舊埽人埽靜能爲宣武
典櫛梳義恭善執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受幸相侔官
叙不異二人皆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爲親密與皓常
在左右略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
等死後彌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
恭諂附元乂又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髯肩司空李冲之貴
寵也邕以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摩奔走之役冲令與
諸子游處人有束帶謁冲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
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

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
尋為荊州大中正出為荊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
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祿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
武每出入郊廟以恒以常侍兼侍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
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荊州
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荊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
兼給事黃門後為幽州刺史會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
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
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冤邕坐處死會赦免孝
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美
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掌食典御宣武以其質直
名剛焉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劍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
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
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為公興平中
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
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且還引入以輔聖主太
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
其子司空任誠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
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

御史中尉元匡所彈劾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
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
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
至此始解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剛為太傅清河王懌所
舉除車騎將軍領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
之妹夫乃引剛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
獲復領御史中尉剛啓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已邑
舉賑給征人比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
乂之解領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
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
又逼脅內外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
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
詞見稱宣武初自書生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
抱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者聽免
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
待之及元乂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懌
乂大得乂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自母
中起為中書舍人由事鄭儼是以特被信任俄遷給事黃
門侍郎仍領舍人摠攝中書門下事宣國詔命莫不由之

時有急遽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
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導崇琅
邪三詔並稱文學亦不免為純執筆承其指授純機辯有
智數公當斷決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
與沙門講論或分宵達曙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
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已必相陵駕善
華貴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純既處腹心參
斷機密勢傾一時遠近填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
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賜
梁統梁統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啓求誅之榮將入洛既就

時為太山太守純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兵反
共統圍兗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
純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文筆駁論十
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是為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
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群臣以愛為秦郡公景
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峻暴行多非法京穆每銜
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為權勢太
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搆告

其羣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
武追悼不已愛懼誅遂謀逆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
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足侍中太原公薛
提等祕不發喪延足二人議以文成冲幼欲立長君徵秦
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
更求若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羣於東宮而與
吳王金寶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
延等以愛素賦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
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
於水巷而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
諸軍事領中秘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二省
兼摠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群情咸以為愛
必有起高閹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
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
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欵始出馮翊重泉
欵仕石季龍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暉為烏丸護軍長水
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山位殿
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益嵩妹子洛齊生而非
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得閨婦閨破
入慕容石儀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

外祖高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
有仕者廣益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
道不今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
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
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闍
人唯人與陛下守官聞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焉引見叙
用賜食西文安子稍遷給事黃門侍郎魏初禁網疏闊人戶
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古久樂蔡因是請採漏戶
供為給繒絲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
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其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
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涼以功超遷散
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遷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內都
大官卒諡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
知歷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王琨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琨以
泰常中被刑入宮禁小心中節之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
書賜爵廣平公孝文以琨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
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
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
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又降爵為公扶老自

平城徙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醜子在年九十贈冀州刺

史謚靖公

趙默字文靜初名海本涼州隸戶自云其先河內温人也

五世祖術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

州平沒入而為闐人因改名默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

陽侯累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勸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

中進爵河內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

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

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

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率兩宮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

有罷於獻文與默對緝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

州北部王書郎公孫處顯為荊州選部蓋公孫遠為幽州

皆曰有能實有私焉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

功授官因爵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

監勲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於言及默

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默為監藏因默為門士默廢遺忘

食規報前怨踰年遷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

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皇默因搆成以誅之然後食

甘寢安志於職畫山為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

已清儉事濟公私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

孫小字茂翹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為赫連
屈丐所殺小沒入宮刑會魏平統萬遂圖平城內侍東宮
以聰識有智略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慮有北
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直駕還都乃請以瓚贈
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戴小後拜并
州刺史進爵中部侯州內四部百餘人詣闕頌其政化後
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
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讎小之為并
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華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軍

西征救假洛陽令初緱氏宗文豈謀反劫且益舒等事孟舒

敗去宗之被執入京廢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

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

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冀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

之納南來殺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思話弟思度女也

多柔心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內

豫自公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

性通率不以閹閻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宦官任事幽后之

惑許莖陸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
誅祐充爲刑積勞卒曹監中給事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
事祐寵幸冠諸閣官特遷尚書進爵隴東公仍館內藏曹
宋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
爲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
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南觀者
以爲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自宮祐性恭密出入機
禁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
萬與王所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薨孝文親臨之
詔鴻臚置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駕親送近郊祐
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內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
襲爵降爲隴東公又降爲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真谷自言其先姓杞漢
靈帝時杞臣爲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
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交賄
生逃免嶷獨與母没入內宮受刑遂爲官人小心慎密累
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摠納言職當機
進詔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之以爲殿中侍
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賄生拜太中大夫將還見
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日可達好慎行路其

兵書如此暗生卒贈秦州刺史謚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緡
綬及絹一百疋以供喪用并別使勞慰加歲大長秋卿疑
三疾之外祿乃出為涇州刺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
孝立餞於西郊樂陽殿以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
從征南征以老舊每見勞問數追稱疑之正直命乘馬出
入行禁之間與司徒馮誕同例軍廻還州自以故老前官
為政之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士族簡於禮接天性
酷薄繁第姪甥塔略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
又養人師馮熙子次興歲死後二人爭立疑妻張氏致訟
經年一守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
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土顯奏言前洛州刺
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
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
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辜詔可之老
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
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後遂廢
頓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元也與雷虎不蒙俱
為羌中強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為鉗耳氏宣武時改為
王焉自晉已來恒為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

石昌公出為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幽后之前廢也遇頗
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冲等申后無咎而稱遇謗議
之辜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夫復舊爵馮氏
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嘗更奉接往來祇謁不替
舊敬遇性工巧強於部分北都方山靈泉道俗居宇及文
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脩廣文昭太后墓園及
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監作雖年在耆老朝夕不
倦又長於人事留意酒食之間每逢察舊觴膳精豐然競
於榮利趨求勢門趙脩之寵也遇濠附會受敕為之造宅
增於本旨宮擊作人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
海王與太妃俱往臨問視其危憊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
致相悲悼如此贈雍州刺史

符承祖略陽氏人也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
略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
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
削職禁錮在家授悻義將軍按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人也其家坐事幼下慧學頗解書學
為中曹吏內典監繼遷秘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
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
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

號為威酷者之類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
廢馮石陸叡穆萊等事皆賜質以酬書于筆莫不委至同
之威專質皆實掌入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關人稍遷給事
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
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榮
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
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本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
之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縣瓠問其中事騰具

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
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
臨朝以與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
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內受賞資亞於諸王外
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曾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
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騰之拜命孝明嘗為臨軒會
日大風寒甚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宮役手不解書裁
知署名而已而奸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
寵多所干託內外碎密柶柶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
君及城東三寺皆主脩營吏部嘗為騰意奏其弟為郡帶

成入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
叉害懌察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
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
不免飢寒之使中常侍賈粲假言持明帝書密令防察又
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又為外御騰為內防迭
直禁闈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入殿門
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叉騰之手八坐九卿旦造騰宅
參其顏色然後方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
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
六鎮交通底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嫗御時有

求填 又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隣君虐開室宇天下咸苦之

慶聖德中官為義息衰經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
都尉周恃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
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屍其下追
贈太尉冀州刺史葬闈官為義服杖經衰編者以百數朝
貴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闈存亡之盛莫
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
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於北齊尋
遣安山使追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

又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騰等同
帝勅靜右衛奏康生之謀殺也靈太后明帝同升於宣
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繫給太后旨
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繫便扶
明帝出東序前御羅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繫既又武威
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
屬馬時武威太守韋景承察意以其兄緒為功曹緒時年
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察以
武膽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察為濟州刺史察幾
遣武衛將軍力宣細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文成時坐事官刑為王琚所
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書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大
僕領中書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內侍
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
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大僕華州大
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臯刑入事官掖以謹厚
稱為中謁者僕射孝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發輒
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中晝夜
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與御光祿大夫統京染都將

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嬪以軌為假
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懼後進爵為侯卒於衛將軍贈雍州
刺史謚曰孝惠

王温字桃湯趙郡樂城人也父真高邑令坐事誅温與兄
繼叔俱充官者稍遷中書舍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將宣
武之崩群官迎明帝於東宮温於卧中起明帝與保母扶
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既居冢室慮中人朋黨出為
錐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樂城伯累遷左
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封樂城縣侯温自陳本陽平
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樂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
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而醫黷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
家其夜二樂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樂必不濟我為之憂及
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
賜帛三百疋黃 一十疋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

百僧齋

平彦字幼穆燕國刺人也坐事為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
崩與尔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起拜肆州刺史尋除
中侍中以參謀勳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裔人也父令德娶常寶女寶伏誅令德

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官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
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
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
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知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
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
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闍
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伏之通傳意計於明帝元
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之時
內外喧喧云又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啓明帝
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又詔書已成未及出外
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勳邵懿廢太后太后信之
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
然又妻構之不已出暢為領丘太守景嵩為魯郡太守尋
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布水封壽陽伯親
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德祁仲英張華原之徒
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啓為立兵尚
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錄
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命其

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嫉楊愔誣脅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念秀即日斥遣妻義終身不齒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也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氏父安恭敬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齊神武聞之以為溥直由是啓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而聰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唐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天帝也王曰卿非人也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唐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及御史中丞聶義雲等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兗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為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愷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定省

夜扶持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齋手教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上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屬帝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獻敬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太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右僕射仍兼侍中武成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僭換好語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至說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意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東宮帝三四日乃一坐胡書數言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殷勤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絕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

見親密趙郡王徽與婁定遠元文遙等謀出士開仍引任
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振共為計策屬太后薦朝貴於
前殿獻面陳士開舉失云士開先帝三臣城狐社鼠受納
貨賄穢亂宮掖臣等羞無社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
時王等何意不追今日欲欺孤寡邪但飲酒勿多言徽詞
已愈厲安吐振繼進曰臣本高胡得在諸貴行未既受厚
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
且散徽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勃無所不至
明日徽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遙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
呼胡長黎傳言於太后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

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黎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
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徽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召問
士開士開曰先帝群臣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陰始爾大臣
皆有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徽等云文遙
與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
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徽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太
后告徽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兗州刺史文遙為西兗州刺
史山陵畢徽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諸寶玩
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命用作方
伯今欲奉別且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喜謂士開曰欲

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
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一辭觀二宮定遠許之由是得
見後主及太后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媿不能自死觀
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爲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復何面
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立問計將安出
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定
遠爲青州刺史責趙郡士叡以不臣召入殺之復除士開
侍中尚書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加以餘珍賂之武平
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還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
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內遂與太后
爲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大將
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書侍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軍
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外並
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爲領軍恒性好內多早下
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來門禁宿衛略不在意及旦士開
依式早參庫狄伏連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
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洗禁治書侍御聽
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先是鄴下童謠云和士開
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等立
正將令史就宅簿錄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射犂

明月訖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
宜竝支解棄屍殿西街白餘皆辨頭反縛付趙彥深於涼
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
詔起復其子道盛通直散騎常侍又赦其弟士休入內省
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黃鉞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錄尚書
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
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
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啓
牒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
道小人丁鄒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
開疾患遇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
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爲王先嘗之一舉便盡
士開深感此心爲之強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
雖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
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辜即
令諷論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皆非直道安吐
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
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啓本蕃情狀神
武得爲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又神武以其忠款
厚加賞資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皆吐根爲行人也

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為神武親待在其本蕃
為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
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令
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
阿姊呼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之萱奸巧多機辯取媚百端
官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那肱皆為郡君
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
所不為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
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
遂至尚書左石僕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封城陽郡王贈
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
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
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
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
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世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舉
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
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
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
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

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
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
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
先別造寶帳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
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夫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
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
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復黜胡以穆為正嫡引祖珽
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
言提婆雖庸品斯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
侈晚朝早返全不以公事關懷未嘗害害士人亦由此稱
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小
大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
幾云將據冀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宗氏諸王
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無善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
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寧王阿那肱
初為庫直每從征討以功封直城縣男天保初除庫直都
督四年從破契丹及蠕蠕以躡捷見知大寧初除假儀同
三司武衛將軍那肱工於騎射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
大為武成愛重又諂悅和士開尤相親狎士開每見為之

言由是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作城
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初加開府除侍中驃
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除并省右僕射
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
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那肱才技庸劣不涉文史
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幹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
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寵遇之士開死後後主
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
事文摠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頓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賣
獄鬻官韓長為驚憎疾善而那肱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

陰私虛相譏搆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
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
至午驛馬三至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
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
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
晉州命那肱率前軍先進仍摠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
下謂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
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
退今已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不如勿戰守高梁橋安社
根曰一把子賊焉一刺取擲汾河中帝未決諸內參曰彼

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為之盡示弱帝
曰此言是也於是橋遡進軍使內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
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痛
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開府突長樂諫曰半
進半退戰家常體今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言此安之
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尉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
亦曰軍尋收訖其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宣旨面不信臣
言之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射曰此言何可信
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臣詔引西軍行到
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召侍中劉暉等勸令其

檢校孝鄉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入
畏死妄語且事遂寢還至晉陽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那
肱謀反又以為虛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那
肱及闍寺等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那
肱以數千人投洛州關仍遣規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那
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
且至關首所部兵馬皆散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那肱表款
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述齊主使後主後齊部那肱至
永安樓大將軍封郡公尋出高隆州刺史大兼不在蜀從
三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 文宣自晉陽還齊僧不歸於

活中大叫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無作亂之時瓌主阿
那瓌在塞北疆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討擊後工者遂
獨高阿那肱云雖作肱字世人皆稱為瓌音斯回亡秦者
胡蓋縣定於定陵其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采與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公
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飛過鳥擊其大賢直正都督後
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二十一人送令侍衛鳳在其
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被識數喚
共戲龍臺許世 齊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年和士開
為庫狄伏連等德堂救咸陽王斛律明月且陽王趙彥深

在言鳳堂推問支黨其事秘密鳳口傳然後官記敕
號令文武禁檢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領軍摠知內省機
密祖瓌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瓌語鳳云疆已長稍容相
推謝軍國謀策何內得爭鳳答云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
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不從祖瓌因有讒言既誅
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獲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
加特進及祖瓌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
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瓌誅斛律明月後矯稱敕賜
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迴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
呂芬追瓌還引入侍中省瓌登堂事竟足立鳳約數事其

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貞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
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日早參
先被教喚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遽者
皆內奏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遊戲射
獵獨在御傍與高阿那肱相提挈其亂衡軸號曰三貴損
國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沒鳳與穆提婆聞告敗種粟不
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成曰急時
且守此作龜茲國子車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
爲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刀走馬未曾安行瞋目張拳有
疾人之勢每吟曰恨不得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賊
漢頭不可刈草其弟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
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出公主駕後幸其宅親
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爲此偏相
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
匠自亦遣妻言分工匠爲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
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
不露其辜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史部問參及
後主晉陽走還被教喚入內尋詔復王爵及開府領軍大
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州并爲周軍所獲
鳳被寵愛之中无嫉人士之唯相諸詭佳季等

寃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千萬恩遇日甚彌自歸
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朝士詔書莫敢仰視動致
呵叱輒言云狗漢大不可耐唯須殺却若自武職雖屬養
末品亦容下之任隋位終於隴州刺史

官者韓實業盧勣又齊紹差于徵並神武舊左右唯國內
驛使不被日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三但漸有職
任實業至長秋鄉勣又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曹之標
其之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鄭長顯及寶業董亦有至
信食幹者唯長顯武平中任參軍相于預朝權如實業
及勣又齊紹子徽後並封王俱自吹款不過信亦又有陳

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顯並開府封王俱為侍中左志光祿
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
遠王弘遠王子立王玄昌高伯華左君才能純陸宮鍾植
趙野又徐世凝荀子溢斛子慎宋元廣康德汪並於後主
之朝肆其奸佞敗政虐人古今未有多授開府準止儀同
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中侍中中常侍此二
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
日承候顏色已說進諂諛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
逾巨萬江山之績合員佞無猷猶以波斯物為儀同郡君分
其幹祿神獸門外有朝音總忘之所時人號為解卸廳諸

閣或在內多曰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獸門階然後
升騎飛鞭競走十數為戲馬廐必全諸貴爰至唐趙薛駱
皆隱驪趨避不敢為言晉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
宰相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矜功用長顯
為太府卿焉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
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與御又有劉
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暕郎辛洛周高舍洛鄭黑回李銅
錠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大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
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
雖賜與無貲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卒輔然皆不得干預朝
政武平時有明小兒俱是康河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第
選黠慧者數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閣官相埒亦
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
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
為親愛洪珍博弄權勢強橫嘗言其何宋弱史醜多之徒
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閣官
猶以宮掖驅馳便者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大官舍頭始自
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
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峻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
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

